

心 灵 有 约

## 藏在细节里的爱

文 | 牙丽娜



爱,是一种神奇的东西,它时而浓烈,时而淡雅。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,也是我们一生中难以割舍的情愫。它让我们感受到世间的温暖,教会我们爱与被爱。

外婆的爱,是我一生中难以割舍的爱,是最难忘的爱,也是最想留住的爱。外婆的爱是悄无声息的。幼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爱,便一直挥霍着外婆对我的爱。直到高一下学期的一天,父亲突然帮我请了半天的假,来学校接我回家。平常嬉皮笑脸的父亲变得一脸严肃,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。这种惶恐一直伴随着我,直到亲戚们带我走进外婆的房间,我的不安才得到了验证。

从小疼我爱我的外婆,此刻正虚弱地躺在床上,连向我招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外婆总

是坐在家门口盼着我回来,拉着我去找好吃的,带我去小卖部买妈妈不让吃的辣条。我想不明白,才短短一个月,我的新老太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

我站在外婆房间的门口,内心充满了挣扎。我始终不愿相信这个事实,但在亲戚们的催促下,我终于迈出了沉重的第一步,接着是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短短几米的路,却仿佛是我一生中走过最长的路。我希望这条路的尽头是一个健康开朗、正向我招手的老太太,而不是那个虚弱到抬不起手的外婆。我甚至想,这或许只是外婆在跟我开玩笑。然而,当我站在外婆的床前,亲眼看到她虚弱的样子时,我才从震惊和难过中缓过来,不得不接受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。

小时候,我调皮捣蛋,到了吃饭

时间还在和小伙伴玩耍。外婆便端着饭碗,一边喊着我的名字,一边向路人打听我的去向。那时的我,即使听到了外婆的叫唤,也故意不回应。而现在,我端着碗,一边呼唤外婆,一边喂她吃饭。外婆的饭不再是饭,而是奶粉,因为她已经虚弱到无法正常进食了。回想起小时候的任性,我感到无比后悔。我的新老太是世界上最好的新老太,她不仅是我的外婆,还是我的老师。她教我写字、画画,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。她还是我的好朋友,陪我玩过家家、跳绳,甚至偷偷和我一起吃妈妈不让吃的辣条。外婆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人。

六岁那年,我很傻。当时学校里流行一种漫画书,几乎人手一本。而我因为零花钱早已花完,便想出了一个“借”钱的办法,而那个“倒霉

鬼”就是我的外婆。星期五放学回家,我骗外婆说需要三十块钱买书。粗心的外婆没多想,直接给了我五十块钱。我用三十块钱买了六本漫画书,剩下的二十块钱留作零用。回到家,外婆问我是否买到了书,让我拿出来给她看看。我红着脸拿出漫画书,外婆知道这书不是用来学习的,但她什么都没说,只是转身从衣服口袋里拿出钱袋,一边数钱一边念叨:“钱够不够啊?钱够不够啊?”我只能红着脸看着外婆走远。直到现在我才知道,外婆给我的钱是她自己的积蓄,而不是爸爸妈妈给她的生活费。没想到,这个新老太竟然瞒得这么深,也爱得这么深。

由于只请了半天的假,到了晚上五点,我不得不回到学校。但我的心始终惶恐不安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期末考试,我不能请假,只能把

惶恐咽回肚子里,专心备战考试。直到最后一天的下午,我打电话让爸爸来接我。电话那头背景嘈杂,我隐约听到了哭泣的声音。我焦急地问爸爸是不是外婆去世了,爸爸却答非所问,而我的心里早已有了答案。我强撑着考完试,回到家,内心的猜想再一次得到了印证。

我最爱的外婆离我而去了,而我因为考试错过了与她的最后一面。这个蔫巴的老太太,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后来,我把头重重地磕到地上,外婆还是比我“短”,因为她的爱藏在细节里,悄无声息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224 班学生)

## 遇见人间惊鸿客

文 | 王语晨

吾独不愿万户侯,唯愿一识苏徐州。

朱红的楼阁,微凉的清风,月光如银色丝绸般洒在地面,四周格外幽静,只有风吹过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与我作伴。恍惚间,我已置身一个庭院中。

“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”声音从亭后传来,且渐渐地近了。来者手握一竹杖边走边拿着红烛照耀着身旁盛开的海棠。他看见了我只是微微一笑,半晌才缓缓开口:“你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吗?”不等我回答,周遭的环境便换了。

这里的树很多,放眼望去皆是茂盛的松树,但吸引我注意的,却是那一方小小的坟墓。“这是什么地方?”我感到十分怪异。他此时没有看我,只是温柔地,怀恋地擦拭着墓碑。“这是我妻子王弗的墓。”“那我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便被她打断,“嘘——听我说,关于我和她的故事。那是我们的第一次交集。我那时正年轻,与几个同学在书院后的鱼池旁游玩,但当时的池上没有看见任何一条鱼,我便拍拍手,唤道:鱼来。鱼儿顿时跳出水面。我又叫众人给这鱼池想个名字,待众人说得差不多时,我说出了我想的名字“唤鱼池”。众人纷纷叫好。而当我们老师女儿的侍女端上来一块木牌时,我们发现,王弗想的名字,也正是唤鱼池。再后来,我们结了婚,洞房花烛夜里,有一个习俗:龙烛先灭,则丈夫先死;凤烛先灭,则妻子先死。见龙烛快灭,她便先一步吹熄了自己的凤烛。”他转过头来看向我,眼中早已蓄满了泪水,若是我当时阻止了她,是

不是就不会再有后来的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。他站了起来,走到了一块空地,在那里埋下了一颗松子。“走吧,去下一个地方。”于是画面一转,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

入目是威严的宫墙与几棵柏树,柏树上的是如墨般的乌鸦群。“这里是御史台,或者说乌台。”他看向我,眉头微微皱起。“那年,我的政敌正是在这歪曲我诗中的句子,逼我认下不存在的罪名。”他的情绪忽而激动起来,“他们说,明明陛下是真龙,我却是写地下的蛰龙,他们说,明明陛下在推行新法,我却在诗中指责新党事多,他们还说……可这一切,明明都是莫须有。所幸,我的朋友没放弃我,我的弟弟没放弃我!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!陛下最终还是没杀我,只是将我贬为地方官。

他的眉头忽又展开了,似是在怀念自己的朋友与胞弟。

随后,我们又去了很多地方。在一个亭阁,他说了他的弟弟;在一个庭院,他说了自己的朋友。

再次回到庭院中时,我想,我已经知道了他是谁。“多少长安名利客,机关算尽不如君。”

“你是苏轼吧?”我问道。而他却笑笑,“你不是有答案了吗?”

恍惚感再一次传来,庭院早已不在,只有海棠依旧。在这片海棠中,在这阵清风里,我遇见他,遇见人间惊鸿客——苏轼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402 班学生)



## 一朵生命之花静静开

文 | 陈思私



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,屋内弥漫着泥土般放线菌的气息;雨滴落在窗户上,顺着钟表的滴答声一滴一滴滑落而下。本该烦闷的我,此时此刻却有些欣喜,那是一种至今都未被我看透的情愫。我抬头看了看钟,又低下头注视着手中的信,于是我选择在这个乏善可陈、平平无奇的午后将它启封。

“见字如面,展信舒颜。亲爱的老朋友,我是徐娴,原谅我许久未给你写信。我现在在西藏墨脱,在我没来这之前,我无法想象人们眼中圣洁天堂的模样。这里连绵不断的雪山和每天都能看到的日落,都好像在告诉我生命的意义。对了,这里的哈达和内蒙古的颜色不一样,但它们都寓意着美好。希望你能尽快收到我给你寄的特产,德莫(再见)。”

信的后面是她站在雪山上的照片,身后的阳光从她的侧脸晕染到她的发丝、她的眼睛、她的笑脸……我不禁被她的照片感动,嘴角勾起一抹笑。不知不觉,思绪将我拉回到去年春天,她那段不为人知的、灰色的时光。

嘈杂的教室里,同学们相互讨论着刚测完的数学卷子,我心觉烦躁,时不时看向窗外。突然,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她个

子不高,体型微胖,脸上毫无血色,让人看了有些心疼。我知道,她是徐娴。她抱住我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很无措,手掌抬起又放下,最后落在了她的肩上。她说她不知疲倦、呕心沥血拼出来的成绩被班上同学讽刺作弊;她说她被孤立、被嘲笑、被老师怀疑;她倾诉着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不甘和委屈……我不知要如何开口安慰,只是默默拍着她的肩,陪在她身边。我以为只要发泄出来,哭一场就好,谁知我以为的只是我以为。就像指尖上的水滴落在大海里,我的日子也流淌在时间的洪流中,没有波澜,也悄无声息。

转眼间,高三复习结束,我和徐娴迎来了高考这场“战役”。考完第一科语文,徐娴便跑来同我说她作文没有写完。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心头一紧,我安慰她没事,先把后面几科做好就行。但我知道,语文成绩一向出众的她受这次打击,肯定不会安心了。果不其然,在最后一科落幕后,她找到了我,说她的选择题没有涂,她打算复读了。我安慰她成绩还没出来,先别急着做决定。奇怪的是,她这次没有着急焦虑的样子,我以为是她听进了我的只言片语。

“阿思,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”她语气舒缓。

我答:“你说。”

“我查出胃病。”她抬起头看向我。阳光从她的背后、侧面照在我的脸上,格外刺眼。我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,她头发凌乱,眼神空洞,仿佛平静的湖面……我好像好久没仔细看她了。

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我听着她诉说着吃不下饭的难受和头发大把大把掉落的恐惧。她也才18岁。我后悔当初没有多些安慰和拥抱,如果当初多花点心思在她身上,结果会不会不一样。

她日渐消沉了一段时日,在某天早晨,她告诉我她要环游世界。我祝愿她一路平安,她说她要找到自己,找到真正的自己,找到不被别人定义的自己。

循环的时令让我不禁泛起了涟漪,我收到了一封又一封从不同地方寄来的信,一直到现在,她仍然在寻找自己的路上。

“生命的意义,在于活出自我,而不是别人眼中的你。”我想,18岁的她没有病魔击倒,19岁和未来的她会再逢自己的春天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215 班学生)

阅读是最好的方法,如果写作有捷径,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似乎很难再用准确的文字,表达心中的想法。

很多人重新捧起书“自救”,却发现每个字都看进去了,也摘了很多金句,但落笔时还是脑袋空空。

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·德鲁克曾发现,书上没有知识,只有信息。

也就是说,当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一本书,而没有把书里的内容与我们的写作经验相联系时,它就很难转化成写作的知识

和技能。

反观马尔克斯、汪曾祺等知名作家,他们在阅读时,都会有意识地去关注书中的创作手法,它究竟好在哪?要怎么写才能达到此番效果?

正如茅奖作家东西所说,“因为阅读,写作才会有坐标。知道有些主题人家早就写过了,有些方法别人早就运用了。你的写作才有可能超越前人。”

(资料来源:小说月报公众号作者:罗力枫)